

蓝调书坊

纳米 猎杀

Michael
Crichton

王永成◎编著

纳米猎杀

王永成 编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市书林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635×960 1/16 印张:22 字数:26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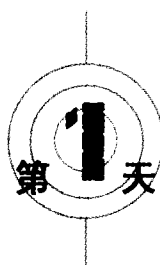
2004 年 8 月第一版 2004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 - 3000 册

ISBN7 - 204 - 07453 - X/I·1583

定价:24.00 元

第
1
章
家



10:04 AM

事情的发展很少如我们所计划的。

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变成家庭煮夫、全职爸爸——不管你怎么称呼,没有一个名词听起来让一个男人受用。但是,最近六个月来,我就是个家庭煮夫,现在正在圣荷西市中心专卖餐具的店中买玻璃杯。既然来了,也就顺便看一下餐桌用的餐具垫,家里是该添购了,因为茱莉亚在一年前买的椭圆形织品已经破旧,而且沾满了婴儿的食物,再则因为它们是用丝织的,因此不能清洗,只好淘汰。我站在展示柜前挑选,发现浅蓝色的还不错,而且我有白色的餐巾可以搭配它。我正在思考或许应该买八张,而不是只买六张时,我的手机响了。

是茱莉亚打来的。“嗨,甜心。”

“嗨,茱莉亚,你好吗?”我说。我可以听到背景机器的嘈杂声、规律的节奏,或许是电子显微镜的真空马达发出的。她的实验室中有好几台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她问:“你在做什么?”

“买餐垫。”

“在哪里?”

“餐具店。”

她笑起来，“你是那儿惟一的男士吗？”

“不是……”

“哦，很好。”她说。我可以感觉到茱莉亚对此谈话毫无兴趣，她的心中在想着其他的事。“听着，我想告诉你，杰克，很抱歉，今晚我又会晚回家。”

“嗯……”店员过来了，手上拿了很多黄色餐垫。我一边听着电话，一边请她过来。我伸出三根手指，于是她放了三张餐垫在我的面前。我对茱莉亚说：“你还好吧？”

“还好，跟平常一样忙得鸡飞狗跳的。我们今天要透过卫星对亚洲和欧洲的投资者做展示，但是在卫星连接线路上出了问题，因为他们派来的录影车——噢，你不会想知道这些事情……反正就是因为如此，所以得延误两个小时，或许更久。我最快晚上八点才能到家，你可以先喂孩子吃饭并哄他们上床吗？”

“没问题。”我说。事实上也不会有问题，我已经习惯了。最近茱莉亚都工作得很晚，许多时候当她回到家时，孩子已经上床睡觉。她所任职的西莫斯科技公司最近试图增资两千万美元，因此她压力很大。尤其西莫斯发展的是分子制造技术，也就是一般人所谓的纳米技术。最近，纳米并不是很红。在过去十年里，很多的投资者看好某个产品，认为可以上市，但是最后都不成功，弄得血本无归，因此，现在的投资者都认为纳米极具潜力，但却没有产品。

茱莉亚非常了解这个看法，她曾服务于两家创投公司。她本来是儿童心理学家，最后变成技术培育专家，帮助刚开始的科技公司起步（她曾开玩笑表示自己仍然在做儿童心理学）。后来，她不再担任这些公司的顾问，正式加入一家公司做全职的工作，现在是西莫斯的副总裁。

茱莉亚说西莫斯缔造了几项技术突破，所以目前在该领域中遥遥领先。她还表示他们马上就有可以上市的产品，但我对她所讲的话不敢太认真。

“喂，杰克，我想先告诉你，”她说，声音带有犯罪感，“艾力克可能

会生气。”

“为什么?”

“嗯……我答应他我会去看他打球。”

“为什么，茱莉亚？我们谈过不可以对孩子不守诺言的。你明知不能去看他打球，为什么要告诉他你可以去？”

“我以为我可以。”

我叹了一口气。我告诉自己说她这样做是表示她的关心，“好，不要担心，我会来处理。”

“谢谢。噢，杰克，那个餐垫，你买什么颜色都可以，就是不要买黄色，好吗？”

她把电话挂上。

我煮了意大利面当做晚餐，因为这是大家最能接受的一道菜。到了八点时，两个小孩子已经睡着，妮可还在做她的功课。她今年十二岁，我们规定她必须在十点前上床，不过她不愿让同学知道这件事。

最年幼的阿曼达才九个月大，她开始到处爬行，扶着东西也能站起来。艾力克八岁，非常热衷足球，整天都想与足球为伍，而他除了踢球之外，其余的时间就是捉弄他的姐姐，挥着塑胶剑假装是武士，追着姐姐满屋子跑。

妮可正处于转型成少女的时期，艾力克最喜欢一把抢下她的胸罩，一边跑一边喊着：“妮可穿胸罩！妮可穿胸罩！”妮可咬牙切齿地大喊：“爸，他又来了，爸！”我只好去替妮可追艾力克，告诫他不准碰姐姐的东西。

这就是我最近的生活。一开始我刚失业时，对于调解姐弟间的吵架还有兴趣，因为我在公司负责的就是这方面的工作。

我在密地亚公司负责程序设计，旗下有一批能干的电脑程序设计师。四十岁对程序设计师来说是太老了一点，设计电脑程序是年轻人的事，所以我接了经理的职务，这是一份全职的工作，就好像大部分硅谷的程序设计师一样，我手下这群孩子永远是处在充满各种

生活危机的情况中,例如撞毁名贵跑车、绯闻、乱七八糟的恋情、亲子关系紧张、毒品等,这也可能使他们永远有赶不完的进度、做不完的工作,经常通宵达旦,而依赖可乐与土豆片过活。

但是,处身在科技最尖端的领域,工作是很令人兴奋的。我们所写的是“分散式平行处理”程序,它是一种“代理人程序”,这种程序是模仿生物的模式,在电脑中建立一些虚拟的代理人程序,然后让这些代理人互动来解决外界的真实问题。这听起来很荒谬,但却实际可行,例如有一个程序是模拟蚂蚁觅食——蚂蚁如何在最短的距离找到食物——用它来解决大型电话网路的连线路径选择的问题。另一些程序则是模拟白蚁、蜜蜂以及狮子潜行猎食的行为。

这些工作很有趣,假如不是因为另外承接了其他的行政工作,我现在可能还在公司里。在我被开除的前几个月,我同时负责公司的安全问题,接替一位外聘顾问的职务,他在任职的两年中都没有发现公司的原始程序码被盗用,直到台湾销售的一个软件中用了我们的程序码。事实上,被盗用的正是我们部门的程序码——一个分散式处理的软体。

我们知道台湾用的正是我们的程序码,因为里面的“复活节彩蛋”并未被破坏。电脑程序设计师都会在他们的程序中放一些复活节彩蛋,这些程序码并不具任何目的,只是为了好玩而置入。台湾的公司并没有改变任何彩蛋,而是全数抄袭,因此,如果按下 Alt - Shift - M - 9,便可以打开一个视窗,告诉你某个程序设计师结婚的日子。罪证确凿。

当然,我们控告台湾的公司,但是大老板唐·葛罗斯要设法确保这种事不再发生,所以将我调至安全部门,我对此桩偷窃行为也是十分愤怒,因此愿意接管这个工作。这份工作只是兼职性质,我仍然掌管程序设计部门。我接手安全工作的第一件事,便是监控工作站的使用情形。工作内容相当简单;在那时候,有百分之八十的公司监控职员在电脑屏幕前的行为,他们可以透过录影、记录按键动作或是扫描电子邮件中是否出现某些关键字……有许多方式可以监控职员的

行为。

唐是个强悍的人，曾经是海军陆战队的一员，而且一直保有他的军人本色，当我告诉他这个新系统时，他说：“你没有监控我的终端机吧？”我说当然没有。但事实上，我所设计的程序是监控公司里所有的终端机，包括他的在内，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两个星期后发现唐与会计部门的一位小姐有染，并让她使用一辆公司汽车。我向他报告：从会计部门珍小姐的电子邮件看来，她似乎与公司内某个人有染，而且使用了一些她不该享受的特权。我表明自己并不知道这个人是何方神圣，但若他们继续使用电子邮件，我很快便可以查出究竟。

我以为唐会听懂这个暗示，而他确实也明白，但他改由家中发送电子邮件，完全不了解只要经过公司的服务器，我便可以得知所有事情。此即为什么我发现了他便宜贱卖软件给一些国外公司，然后将大笔的“顾问费”（回扣）汇入国外的一个户头里。这显然是违法的，我不可能不揭发，于是我去找律师盖瑞·庙德商量，他劝我辞职。

“辞职？”我说。

“是的，当然。”

“为什么？”

“谁管为什么？你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更好的工作，你可以说身体不好或是家庭问题，不管是什么借口，辞职就行了。”

“等一下，”我说，“因为他犯法，所以你认为我应该辞职？这就是你给我的忠告吗？”

“不是，”盖瑞说，“作为你的律师，我的忠告是假如你发现公司有不法行为，你有责任去告发，但因为你是我的朋友，所以我劝你什么都不要说，尽快离开公司。”

“这听起来似乎很懦弱，我觉得我应该通知所有的股东。”

盖瑞叹了一口气，并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说道：“杰克，投资者会照顾自己的，不需要你为他们操心，你只要尽快离开公司。”

我不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当程序被偷时，我是很不舒服的，然而现在我怀疑这个程序可能根本没有被偷，而可能是被卖的。我们是

家私人公司，所以我告诉了其中一位董事。

结果这个人也是那边的，第二天我就被开除，罪名是严重职务疏忽及行为不检，他们甚至还威胁要提出起诉。我签署了许多份保密同意书才拿到我的离职金，我的律师一边替我处理文件，一边叹气。

最后，我们走出大门，倘佯于温煦的阳光之下，我说：“总算完结了。”

他转身面对我说道：“为什么会这么说？”

结果这件事并未完结。我变成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名字后面被画上了记号。我的资历非常好，所从事的正是时下当红领域，但是我去面试时，可以看出他们都对我没兴趣。更糟的是，他们都表现出很不自在的样子。硅谷是个很大的地方，但是它的圈子却很小。消息传开了。最后，我发现坐在我对面的接待人员是曾有一面之缘的泰德·兰道，去年我还担任他儿子在少棒联盟的教练。当面试结束后，我问他：“你听到我的什么传言吗？”

他摇头说：“没有，杰克。”

我说：“泰德，我在十天内面试了十次，告诉我。”

“无可奉告。”

“泰德，告诉我。”

他低头整理桌上的文件，不敢正视我。他叹息着说出：“杰克·佛曼，惹麻烦的人、不合作、好争执、坏脾气，没有团队精神。”他迟疑了一下，然后说道：“而且你牵涉到一件不法交易，他们并未说是什么事，但却是一个非光明正大的交易，你上了黑名单了。”

“我上了黑名单？”我说。我感到非常愤怒，正要多说一些时，突然想起这正是坏脾气、好争执的表现，所以我住嘴不说，仅向他表达谢意。

当我起身离开时，他说：“杰克，帮你自己一个忙，暂缓面试一阵子，休息一下。在硅谷内，事情变化速度很快，你的资历完整，能力是一流的。等到……”他耸耸肩。

“两个月?”

“四个月,甚至五个月。”

不知为何,我知道他是对的。在那以后,我就不拼命找工作了。我开始听到一些关于密地亚公司即将完蛋的传闻,而且可能会遭到起诉。我知道事情终究会水落石出、还我清白,然而现在除了等待,别无他法。

早上不去上班的奇怪感觉逐渐消失了。茱莉亚的下班时间越来越晚,小孩又很需要照顾,假如我在家时,他们就来找我而不去找管家玛丽亚。我开始接送他们上下学,并带他们去看医生、矫正牙齿以及踢足球。刚开始的几次晚餐,我烧得一塌糊涂,但是现在渐入佳境。

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我来买餐垫及餐具,而且觉得非常自然。

茱莉亚到九点半才到家,当时我正在观看巨人队比赛,不过没有很专心。她走进来,吻了我的颈后一下,问道:“他们都睡了吗?”

“只有妮可还在做功课。”

“天哪!到现在还不睡不是太晚了吗?”

“不,亲爱的,”我说,“我们都同意她今年可以到十点钟才上床,记得吗?”

茱莉亚耸耸肩,好像她已不记得。或许她真的忘记了。我们现在仿佛是角色互换,以前是她最了解孩子,现在则换成我。有时茱莉亚对此感到不自在,好像失去了权力般。

“小的怎样?”

“她的感冒情况好转一些,只是还流鼻涕,她今天吃得比较多了。”

我跟茱莉亚一起走到卧室。她走进婴儿的房间,俯身去亲吻正熟睡的孩子。望着她,我觉得有些事情是父亲所无法替代的,茱莉亚跟孩子间的某些关系是我不可能做到的,或许这就是所谓的母子连心吧!她倾听宝宝的呼吸声,说道:“是的,她好了一点。”

然后她走进艾力克的房间，从棉被上拿开掌上游戏机，瞪着我，对我皱起眉头。我耸耸肩，有点儿不高兴。我知道艾力克在床上玩游戏机，然而当时我正忙着哄婴儿入睡，我疏忽了这一点，不过我认为茱莉亚应该体谅才对。

她走进妮可的房间。妮可正在使用手提电脑，看到母亲进来便立刻合上电脑。“嗨，妈。”

“你还没有睡觉。”

“还没，妈……”

“你应该在做功课的。”

“我做完了。”

“那为什么还不上床去睡？”

“因为——”

“我不要你整晚都在电脑上和朋友聊天。”

“妈——”她痛苦地说。

“你每天都在学校看到他们，应该是相当足够了。”

“妈——”

“不要看你爸，我知道他对你言听计从，随你干什么！我现在在跟你讲话。”

她叹了口气，“我知道，妈。”

妮可和茱莉亚最近的关系都是如此，我想对这个年龄来说是正常的，但是我认为我应该介入。茱莉亚累了，每当她疲累时，就会变得很霸道。我把手放在她肩膀上说：“夜深了，对每个人来说都很晚了，要来杯热茶吗？”

“杰克，你不要管。”

“我没有，我只是——”

“都是你，我在跟妮可说话时，你却插手进来干涉，你一向都是如此。”

“亲爱的，我们都同意她可以延到十点才上床，我不知道这——”

“但是如果她已经做完功课，就应该上床睡觉。”

“这不是我们当初说好的吗？”

“我不要她整天整夜地泡在电脑上。”

“她没有，茱莉亚。”

在这个时候，妮可站起来放声大哭，边哭边说：“你总是批评我，我恨你！”她冲进厕所，用力把门关上，关门声惊醒了宝宝，开始哭了起来。

茱莉亚转身对我说：“如果你可以让我以自己的方式来处理的话，杰克。”

我回答：“你没有错，我很抱歉，你是对的。”

事实上，我根本不认为如此。我越来越觉得这是我的家、我的孩子，她却是半夜闯进我家的人，就在我哄孩子入睡、这个家安静得就像一个家庭该是如此的时候，她回来了，弄得鸡犬不宁。

我丝毫不认为她是对的。我认为她是错的。

在过去的几个星期，我注意到这种情形的发生越来越频繁。一开始时，我认为茱莉亚对于自己总不在家会感到内疚，后来认为她想确定自己仍有主控权，试图重新夺回落入我手中的家务主控权。接着我想她可能是累了，或是工作上有很大的压力。

但是，最近我认为自己是在为她的行为找借口。我开始感觉茱莉亚变了，她变得比较紧张、比较固执。

宝宝正在嚎啕大哭，我将她从婴儿床中抱起，一边哄着她，一边用手指插入她的尿布后面看看是否已尿湿。没错，于是我把她放在床头柜上替她换尿布，而她又开始哭，只得赶紧将她最喜欢的玩具放在她的手中。她安静下来让我替她换尿布，不再拼命踢腿。

“我来换。”茱莉亚走进来。

“没关系。”

“我把她吵醒了，应该是由我来做。”

“真的没有关系，亲爱的。”

茱莉亚把手放在我肩膀上，亲吻我的后颈。“我很抱歉，刚才太

不讲理，我真的太累了，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为什么事大发脾气。让我换吧，我几乎没有时间跟她在一起。”

“好吧！”我走开，她上前。

“嗨！心肝宝贝，”她说，轻轻搔着婴儿的下巴，“我的小亲亲今天怎么样？”母亲的注意力使婴儿忘记手中的玩具而掉了下来，于是她又哭了起来，不停地在床头柜上扭动。茱莉亚并未注意到因玩具的掉落而使婴儿大哭，反而开始哄婴儿，努力将新的尿布包上去，但是婴儿一直扭、一直踢，使得这个工作难以完成。“阿曼达，不要动！”

我说，“她现在都是这个样子。”这是真的，阿曼达现在都不肯乖乖地换尿布，她已经可以踢得非常用力了。

“她应该停住，不准踢！”

宝宝哭得更大声了，并想要转过去，结果尿布一边的胶布脱落，导致尿布滑了下来。阿曼达现在滚向床头柜的边缘，茱莉亚用力将她拉回来。阿曼达没有一刻停止踢她的腿。

“天杀的！我说停止不准踢！”茱莉亚边说着，并在宝宝的小腿上打一下。婴儿哭得更厉害，踢的力道也更大了。“阿曼达！不许哭，不许哭！”她又打她，“停止，不许哭！”

有一瞬间我没有反应。我对此大感震惊，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宝宝的小腿现在红了一片，茱莉亚却还在打她，“亲爱的，”我向前去，“不要……”

茱莉亚爆发了，“为什么你总是要介入？”她喊道，用力地猛捶床头柜的桌面，“你是怎么回事？”

她怒气冲冲地离开了房间。

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把宝宝抱起来，阿曼达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一半是因为疼痛，另一半则是不明白为什么挨打。我想可能必须喂她一瓶牛奶，才能使她再去睡觉。我轻轻拍着她的背，直到她安静下来，然后为她包上尿布，把她抱到厨房来温热奶瓶。我没有开灯，只是借着处理台上的一盏日光灯在照明。

茱莉亚坐在桌边，直接就从啤酒罐喝啤酒，眼睛瞪视着前方。

“你什么时候才去找工作?”

“我在试。”

“真的吗? 我不认为你在努力, 上一次面试是什么时候?”

“上星期。”我说。

她咬着牙说: “我真希望你赶快找到工作, 因为我已经快受不了了。”

我勉强压抑着愤怒说道: “我知道, 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很辛苦的。”因为夜已深了, 我不想再争辩, 但我从眼角注意她的一举一动。

三十六岁了, 茱莉亚还是一位漂亮的女性, 个子娇小, 有着一头亮丽的黑发及黑眼睛, 还有微往上翘的鼻子以及充满活力的个性。不像很多高科技的总裁, 她充满魅力又和蔼可亲, 你很容易便能与她交朋友, 而且她有幽默感。很多年前, 当妮可年龄还小的时候, 茱莉亚回到家会将工作上所看到投资者的爆笑行为描述给我听, 我们就是坐在厨房的这张桌子旁边笑到人仰马翻, 小妮可会拉着她的手臂说: “什么东西这么好笑? 妈, 有什么东西这么好笑?” 因为她也想知道, 当然, 我们不可能解释给她听的, 但茱莉亚总是有一些“碰、碰、碰, 请开门, 你是谁”的笑话分享给妮可, 不会将她排除在外。茱莉亚在观察生命幽默的一面极具天赋, 她以镇静著名, 几乎从来不发脾气。

现在, 当然她很生气, 气到不愿看着我。她在黑暗中坐在圆桌旁, 一条腿翘到另一条腿上不耐烦地踢着, 眼睛则凝视着远处的空间。当我注视她时, 我感觉她的外貌有点变了, 当然她最近因为工作的关系瘦了许多。她脸上的柔和不见了; 她的颧骨比以前更突出、下巴也更尖。这使她看起来更为严厉, 但却更令人着迷。

她的穿着也不一样了。茱莉亚穿的是白衬衫、黑裙子, 标准的办公室服装, 但是裙子比以往更贴身, 而她正在踢动的腿让我注意到她穿的是细带子的空花高跟凉鞋, 以前的她绝不会穿这种鞋去上班的。

就在那个时候, 我发现她的每一个地方都不同了——她的态度、她的外表、她的情绪、每一件事——刹那间, 我明白了: 我太太有外遇

了。

炉上的水开始冒出蒸气，我抽出奶瓶弄一滴在我的前臂上测试温度。温过头，太烫了，我必须等它稍凉之后才可以给宝宝喝。宝宝开始哭了，我抱着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茉莉亚始终没有正视我的眼睛，她继续摆荡她的腿，眼睛直视着远处空间。

我不知在哪儿读过这是一种症候。先生失业后，他的雄风开始下降，太太不再尊敬他，她开始红杏出墙。我在家里的某本妇女杂志上曾经读到；每次在等候洗衣机洗完衣服或微波炉解冻汉堡牛肉的无聊时间，我就会去翻阅它们。

但是，现在我充满了混乱的感情。她真的会红杏出墙吗？或者只是我太累了，而在心中胡乱编造故事？她穿着贴身的窄裙跟与往常不同的鞋子又有何关系？流行一直在改变，人在不同的日子感觉就会不同，只因为她心情不好、常生气就能代表她有外遇吗？当然不能，我或许是认为自己没有用、不具吸引力，这些可能是因我的不安全感所引起的。我的思绪有好一阵子在这个想法上打转。

但是，不知为何，我就是无法说服自己她没有外遇。我非常确定这是事实，我跟这个女人已经共同生活了十二年多，我知道她不一样了，而且我知道其中的原因。我可以感觉到另一个人的存在，一个外来者、一个闯入我们关系的人。我如此斩钉截铁有点令自己惊讶，我可以在骨头里感觉到，就像疼痛一样。

我必须走开。

宝宝抱了奶瓶开始喝奶，高兴地发出咯咯的声音。在黑暗的厨房里，她对着我看，就是婴儿凝视东西的那种眼神。望着婴儿吃奶的样子使我情绪平静不少，不一会儿，她的眼睛就闭上了，接着奶嘴从她的嘴里滑了下来。我抱她回卧室，将她抱直靠在我的肩头，并轻拍出胃里的空气。大部分父母拍打的力量都太重了，其实只要用手掌在婴儿背上来回推移，或甚至用两根手指头在脊椎处按摩即可。很

快地，她轻轻地打了个嗝，放松了。

我把她放在婴儿床中并关掉小灯，现在房间中惟一的光源是从放在角落的水族箱中蓝绿色泡泡所发出的光。

当我转身离开时，我看到茱莉亚倚在门边的侧影，她在观察我，但是我看不见她脸上的表情。她轻步地向我走来，我顿时僵住，然后她把头贴在我的胸前，用双手环绕着我。

“请原谅我，”她说，“我真是个不好的人，你其实做得非常好，而我只是嫉妒你才会这样。”我的肩膀被她的眼泪浸湿了。

“我了解，”我抱着她说：“没有关系。”

我等着看看我的肌肉是否有放松的感觉，结果没有。我已经起了疑心而且有所警戒，对她产生了不信任的感觉。

而这个感觉并未因她对我的亲热而消失。

她从淋浴间走出来，进入卧室擦干她的短发。我坐在床上想看完剩下的球赛，突然想起她从来不在晚上淋浴的，通常都是在早上上班前才洗澡。我发现她最近下班回到家都直接先去冲澡后，才出来和孩子打招呼。

我的肌肉依然呈现僵硬状态。我把电视关掉，说道：“今天的展示顺利吗？”

“什么展示？”

“就是那个展示，你今天不是有个展示吗？”

“噢！”她说，“是的，是有一个展示。嗯，在我们终于连上线后的过程一切顺利，德国的投资者因时间改变的关系而无法看完全部，但是——喂，你想看吗？”

“什么意思？”

“我有拷贝一份，要看吗？”

我很惊讶，耸耸肩说：“当然好。”

“我真的很想知道你的看法，杰克。”我从她说话的语气中感受到自己被包括在她的事业中，让我觉得我是她生命的一部分。我看她

打开她的公事包并拿出一张 DVD,放入播放机中,然后回来跟我一起坐在床上。

“你们在展示什么?”我问。

“新的医学影像技术,”她说,“不是我自负地说,它真的很棒。”她靠过来,将头倚在我的肩膀上,非常温馨,就好像以前一样。我仍然感觉不自在,但还是用手臂环抱着她。

“对了,”我说,“你现在为什么是晚上洗澡,而不是早上?”

“我不知道,”她说,“是这样的吗?也许吧。晚上洗澡似乎容易些,早上太忙,而且我有一堆从欧洲打来的同步会议电话,占据了太多时间——好,现在开始了。”她说着,手指向屏幕。我看到黑白的线条,接着影像就出现了。

从屏幕上可以看到茱莉亚在一间被布置成手术室样子的大实验室中。有个人躺在手术台上,臂上吊着点滴,麻醉师则站在旁边。桌子上方有个直径六英尺的铁圆盘,可以随意升高或降低,现在是升高的状态。实验室中到处都有监控的电脑屏幕,在前面盯着终端机的就是茱莉亚,旁边站着一位影像技术人员。

“这真是糟透了!”她指着屏幕说,“这些干扰波是怎么回事?”

“我们认为这是空气净化器所造成的干扰。”

“这种情形完全无法让人接受。”

“不可以吗?”

“不可以。”

“那你希望我们怎么做?”

“我要你去修好它。”茱莉亚说道。

“那我们需要增加能量,你有……”

“我不管,我不能让投资者看到这种品质的影像,从火星上送下来的影像品质都比这个好。去把它修好。”

茱莉亚坐在我身边说:“我不知道他们连这一段都拍摄下来了。这是展示的前面,你可以快速略过它。”